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六十八回 受榮封三孤膺救命 奉寵召眾美赴華筵

話說若花看罷表章，不覺滴淚奏道：「臣蒙皇上高厚，特擢才女，疊沐鴻施，涓埃未報，豈忍竟回本國，況臣自到天朝，業經兩載，私制金甌之頌，幸依玉燭之光，食德飲和，感恩戀闕。此時家難未靖，荊棘叢生，一經還鄉，存亡莫保，臣稍知利害，豈肯自投羅網。尚祈皇上俯念苦衷，始終成全，即敕來使歸國，俾臣得保蟻命；此後有生之年，莫非主上所賜，惟求格外垂憐！」連連叩首，淚落不止。武后見若花不願回國，又愛他學問，心中也不願他回去。無如業已收了國王許多財寶，究竟這個有貝之「財」，勝於無貝之「才」，卻不過「家兄」情面，只得說道：「你之所以出亡者，原懼西宮饑害之禍。今西宮已沒，其子又殤，該國王除你之外，別無子嗣。況他情辭懇切，殊覺可憐；而且不惜重費，特於鄰國借請飛車，可見望子甚殷。爾自應急急回去，善為侍奉，以盡為子之道，庶不失天倫之情。俟他百年之後，纘承藩服，翼戴天朝，這才是你一生一世的正事。且國王表內多是後悔之話，你縱百般委屈，看了這表，心中也該釋然。朕意已決，不必再奏。今朕封爾為『文豔王』爵，特賜蟒衣一襲，玉帶一條。可速返本國，下慰臣民之望，上寬爾父之心，即隨來使去罷。」若花連連叩首道：「臣蒙聖上天高地厚，破格榮封，雖粉身碎骨，不能仰報萬一。第此時臣國西宮之患雖除，無如族人甚眾，良莠不齊，每每心懷異志，禍起蕭牆，若稍不留神，未有不遭其害；此國中歷來風氣如此，臣知之最悉，故不敢仍返故國。今蒙皇上諄諄勸諭，敢不凜遵。惟是臣離本邦業已二載，當日讀書東朝，既未樹援，此時回國，亦豈另有腹心；勢甚孤而年又稚，安得不時切悚惶！倘蒙格外垂慈，許留宇下，策其犬馬之勞，萬死不悔！如聖意必欲命臣歸國，尚懇別開天地之恩，特派能事官娥三四人，伴臣數載，使族中無知之徒，知天朝大皇帝有欽差護衛之事，憑借天威，自可消其異志，俟臣稍能自立，即敬送欽差還朝。如蒙俞允，臣當生生世世，永戴堯天，感且不朽！」

武后道：「此事雖易，但朕跟前能事官娥不過數人，皆朕隨身伺候不可缺的；若使庸懦無能之輩跟隨前去，不獨教他們笑我天朝無人，反與爾事有礙。朕何惜此三四人，無如人才難得，這便怎處？」

若花道：「臣意中雖有三人，惟恐冒瀆天顏，不敢妄奏。」武后道：「這三人是何名姓？都是何等樣人？你且奏來。」若花道：「這三人皆新中才女，殿試俱蒙特取一等。一名枝蘭音，歧舌國人；一名黎紅薇，一名盧紫萱，俱黑齒國人；向在外洋遇難，賴臣寄父林之洋陸續相救，帶至天朝，適值女試，均沐恩榮。此三人文理尚優，遇事謹慎，足可為臣膀臂。倘蒙聖上俯如所請，敕此三人同去，臣得保全。沒齒難忘。」武后道：「他們既是海外之人，趁此伴你回國，彼此倒覺有益；久後在彼如能相安固妙，即或不然，亦可就近各歸本鄉。」因命近臣宣枝蘭音、黎紅薇、盧紫萱論話。登時三人都到丹墀跪下。

武后道：「朕命陰若花回他本國，你們本係海外之人，原擬各遣歸國；今因陰若花奏請，特派爾等伴他回去，皆授為東宮護衛大臣，職有專司，欽承寵命。今授爾枝蘭音為東宮少師學士之職，爾黎紅薇為東宮少傅學士之職，爾盧紫萱為東宮少保學士之職。各賜蟒衣一件，玉帶一條。限□日內即隨來使護送若花回國。倘能竭忠翊贊，俟若花奏到，再沛殊恩。」說罷，命太監把筆硯分賜眾才女，隨即回宮。諸臣退出，眾才女來到朝房。寶雲面邀眾人過去用飯；眾人因要謁見孟老師並同考四位老師，惟恐回來過晚，再三辭謝；即到各處謁見完畢，各自散了。

閩臣同眾人回至紅文館，剛進總門，只見婉如眼淚汪汪從外面哭至廳房，同眾人坐下，道：「俺們自從若花、蘭音、紅紅、亭亭四位姊姊相聚以來，從無片刻相離，今被無道女兒國王把若花姊姊討去，就如快刀把俺心割去！今太后又將蘭音、紅紅、亭亭三位姊姊也教跟去，豈不把俺肝肺五臟全都割去！俺要這命何用！與其日後活活想死，倒不如一刀殺了，倒也乾淨！」說著，悲泣不已。眾人無不落淚，若花更是哽咽難止，蘭音、紅紅也都流涕。只有亭亭滿面笑容，心中頗覺得意。

婉如見他這樣，不覺發話道：「俺把你這沒良心的！你看俺們這樣落淚，你不傷心也罷了，為何反倒滿面笑容？難道相聚這幾年，你就這樣狠心，毫無依戀麼？大約你因太后封你做了『少保』，你就樂了？幸而是少保，若封做『老保』，還不知怎樣得意哩！俺把你這沒良心的混帳種子！」

亭亭正色道：「少保何足為奇？愚姊志豈在此！我之所以歡喜者，有個緣故：我同他們三位，或居天朝，功回本國，無非庸庸碌碌，虛度一生，今日忽奉太后敕旨，伴送若花姊姊回國，正是千載難逢際遇。將來若花姊姊做了國王，我們同心協力，各矢忠誠；或定禮制樂，或興利剔弊，或除暴安良，或舉賢去佞，或敬慎刑名，或留心案牘。扶佐他做一國賢君，自己也落個『女名臣』的美號，日後史冊流芳，豈非千秋佳話。那知婉如妹妹不明此義，只圖目前快聚。你要曉得：再聚幾□年，也不過如此，與若花姊姊有何益處？若說愚姊毫無依戀：我們相聚既久，情投意合，豈不知遠別為悲？況閩臣妹妹情深義重，尤令人片刻難忘，何忍一旦舍之而去？然天下未有不散的筵席，且喜尚有□日之限，仍可暢聚痛談。若今日先已如此，以後□日，豈不都成苦境？據我愚見：我們此後既相聚無幾，更直趁時分外歡聚為是，此時只算無此一事，暫把『離別』二字置之度外，每日輪流作東，大家盡歡；俟到別時，再痛痛快快哭他一場，做個懸崖撒手，庶悲歡不致混雜。而且歡有九日之多，悲不過一時。若照婉如妹妹只管悲泣，縱哭到臨期，也不過一哭而別，試問此□日內有何益處？古人云：『人生行樂耳』。此時離行期尚遠，正當及時行樂，反要傷悲，豈不將好好時光都變成苦海麼？」幾句話，把眾人說的登時眼淚全無，個個稱善。

閩臣道：「我們自從殿試授職之後，連日進朝匆忙，尚未吃得慶賀筵席。今日妹子就遵亭亭姊姊之令，先做東道主人。」婉如道：「明日俺也做個主人。」閩臣命人預備酒席。亭亭即將此事寫了家書，托多九公寄去，以安緇氏之心。

只見門上來回：國舅過來。若花仍命請到書房，隨即出去相見，道：「阿舅前者回去，走了幾日到家？阿父身上可安？」國舅道：「我自那日別了賢甥，幸遇順風，走了六日，即到本國。不意國主因想念賢甥，業已成疾，及至看見回書，更自悲慟不止；再三躊躇。只得備了許多財寶並表章一道，命我再來天朝，敬獻大皇帝，懇其敕令賢甥還國。惟恐飛車裝了財寶，行走不快，又到周饒借了二車。三車分裝，甚覺輕便，兼遇順風，所以走了五日，即到此地。適閱邸報，知有三位欽差同去。現在我們僕兩個，連賢甥共計六人，三車還不過重，即使路上多走見日，這也無妨。」因從懷中取出表章底稿遞給若花道：「我恐賢甥今日在朝未將此表細看，特將底稿帶來，賢甥細細一看，就知國主悔過想念賢甥的至情了。」說罷，辭去。若花托多九公吩咐長班打聽住處，以便過去拜望。隨即進來，把底稿給眾人看了，莫不點頭嗟歎。婉如道：「這個稿子，蘭音、紅紅、亭亭三位姊姊都要記在心裡，日後若花姊姊做了國王，這些筆墨都是不能免的。」

亭亭道：「此表不獨典雅懇切，並且對的字字工穩，若教我們動手，何能有此巧思。豈但我要記熟，只怕你們做詞臣的，更要揣摩哩！」小春道：「姊姊說他對的工穩，只怕『孤雛』對『黨類』，似乎遠些。」亭亭聽了，不覺撲嗤笑了一聲。正要開談，只見多九公進來對若花道：「適才打聽國舅住處，離此甚近，已吩咐他們套了車子，何不就去一拜？」若花匆匆去了。

閩臣向陽墨香道：「若花、蘭音、紅紅、亭亭四位姊姊不日就要遠別，聞得姊姊丹青甚佳，妹子要畫個『長安送別圖』，大家或贈詩贈賦，不拘一格，姊姊可肯留點筆墨傳到數萬里外？也是自古畫師未有的佳話。」大家都道：「如此極妙！」陽墨香道：「妹子雖畫的不好，卻要灑點墨雨替他去壓風濤。少時先畫個稿子，俟姊姊改正定了，我再慢慢去畫。這比不得尋常畫債可以歪著良心隨意塗抹的。」小春道：「妹子明日也做兩首送別詩，就只寫的不好，只好求書香姊姊替我寫寫。」婉如道：「你求書香姊姊，俺只好托月芳姊姊了。」舜英道：「據我愚見：二位姊姊的詩也托人代做才好；若要自做，恐怕還有茅廁那股氣味哩。」說笑間，若花業已回來。只見管門家人拿著許多帖子進來道：「卞老爺著人下帖，請諸位才女明日午飯，並有早麵，請早些過去。」眾人都將帖子留下，回復來人，明日清晨過去。

原來寶雲從朝中散後，同眾人拜過各位老師，帶著六個妹子回家，見了卞濱，把女兒國進表及賜筆硯各話告訴一遍。卞濱道：

「我只當陰若花是女兒國民人，原來卻是一位儲君；那知你們才女榜上，卻有一位國王、三位宮保在內，倒也是段佳話。散朝之後，為何不將他們邀來？」寶雲道：「大家因謁見孟家姑夫並同考四位伯伯，天已不早，都再三致謝，各自散了。」卞濟道：「也罷，索性明日備個戲酒，請他們過來。」寶雲道：「戲倒可以不用，只備兩頓飯，我們倒可敘敘。他們都是外省居多，大約早晚也要請假回去。連日雖在一處，因過於拘束，不能暢談；明日這一聚，大家說話還說不清，那裡還能看戲。」卞濟點點頭，即到外邊吩咐家人卞彪預備請帖。卞彪道：「這個帖兒從沒備過，請示怎樣寫法？」卞濟笑道：「正是，我倒忘了，還沒告訴你。這個帖兒，只消一個封套，一個紅籤，一個單帖。那帖子上首只寫『初九日』，不必寫『候光』、『候敘』的話，下首贅過『某人拜訂』。那籤子上就照殿試的名次，即如：第一名是史幽探，你把籤子當中寫『史才女』三個大字，旁邊添一行小字，寫『欽取第一等第一名』八個字。其餘都照這樣寫去就是了。」卞彪答應，隨即下帖，並命看園的各處多備桌椅。

次日清晨，卞濟吩咐家人備了二□五桌酒席，就在凝翠館擺列。原來這凝翠館對面是個戲台，兩旁都是丹桂；桂樹之外，周圍山石堆成一道松嶺，四面接連俱是青松翠柏；把這凝翠館團團圍在居中，極其清雅。卞濟每逢做戲筵宴，就在此地起坐，取其寬闊敞亮。若到桂花盛開之時，襯著四圍青翠，那種幽香都從松陰中飛來，尤其別有風味，所以又名「松濤桂液之軒」。卞濟命人把這二□五席正面向南，由東至西，分做五行擺開，每行五席，每席四坐。正在分派，部中來請議事，因命寶雲在家接待，即匆匆去了。不多時，家人來報眾才女到了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